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

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

五代史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

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

晉軍德勝張文

禮弑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

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劔與臣使自効今聞

王死欲以劔自剄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

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畱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

盧

五代史史館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雨泣訴于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

王氏故使嘗授臣一劔俾臣平蕩凶寇自聞變故徒懷冤憤欲以自剄無益于營魂且張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不盡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能委身于兇首莊宗曰爾旣懷舊君之愛可復仇乎吾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慟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輔翼之勞雪其冤恥臣不敢期師旅爲助但

悉本軍可以誅其逆豎莊宗卽令闕寶史建瑋助習討
文禮乃以習爲成德軍兵馬畱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
鉞習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
服斬綵不敢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
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見係
霸府不宜遠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
天平軍節度東南而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
十年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
人同光初以習爲邢州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
節度明年移鎮青州

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
明宗于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
威給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
意乃決五代史四年二月趙在禮盜據魏州習受詔以
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軍渡河明
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旣至謁明宗于胙
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

乎習乃從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

明宗入汴

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

五代史明

宗卽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天平軍節度使四年移汴州節度使

習素

爲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

通鑑習自恃宿

將議論多抗安重誨
重誨求其過奏之

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

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
快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
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
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
爲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
晉官至禮部侍郎五代史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人言
習厚賦民錢以代納藁及納軍租多
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里許
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習飛揚
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
年中風而卒贈太師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

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
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
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
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
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五代史烏
震冀州信
都人也少孤自勤于鄉校弱冠從軍初爲鎮州隊長以
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于河上頗得士心聞張文禮
弑王鎔志復主讐雨泣請行兵及恒陽文禮執其母妻
泊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之咸割鼻斷
腕不絕于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
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趙二州刺史
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
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

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

代房知溫成于盧臺軍始至而成兵龍旺等作亂見殺

贈太師

五代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移易州刺史兼南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

契丹犯塞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爲河北道副招討遙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溫軍于盧臺及至軍會成兵龍旺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交印而遇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爲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畱題之蹟及其遇禍燕趙之士皆歎惜之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

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尙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

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畱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于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

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
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
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
財贍國功臣五代史孔謙莊宗同光初爲租庸副使謙
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効其才力帝委以泉
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及帝卽位于鄴
城謙已當爲租庸使物議以謙雖有經營濟贍之勞然
人地尚卑不欲驟總重任樞密使郭崇韜舉魏博觀察
判官張憲爲租庸使以謙爲副謙悒然不樂者久之帝
旣平梁汴謙徑自魏州馳之非張憲不可崇韜曰魏都重
地須大臣彈壓以謙籌之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
卽奏憲爲鄴都副留守乃命宰臣豆盧革專判租庸謙
彌失望乃尋革過失時革以手書使省庫錢數十萬謙
以手書示崇韜亦辭避帝問當委何人爲可崇韜曰孔
謙雖久掌貨泉然物議未當居大任以臣所見卻委張
憲爲便帝促徵之憲性精辨爲超時者所忌人不右之

謙乘間訴于豆盧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眼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本根之地不可輕付于人興唐尹王正言無裨益之才徒有獨行詔書既徵張憲復以何人爲代豆盧革言于崇韜崇韜曰鄴都分司列職皆主上舊人委王正言何慮不辦革曰俱是失也設不獲已以正言掌租庸取書于大臣或可辦矣若付之方面必敗人事謙以正言非德非動懦而易制曰此議爲便然非已志尋倚正言之失泣訴于崇韜厚賂閹伶以求進用人知奸諂沮之乃上章請退帝怒其規避將寘于法樂人景進于帝前解喻而止王正言風病恍惚不能綜三司事景進屢言于帝乃以正言守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事莊禮部尚書以謙爲租庸使

宗初卽位推恩天下降詔始曰租庸錢穀移調利久負

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

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爲
法今唐運中與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
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
數以至鄆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
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

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

五代史謙以國用不足奏諸道判官員數

過多請只置節度觀察判官書記支使推官各一員畱
守置判官各一員三京府置判官推官餘並罷俸錢又
奏百官俸錢雖多折支非實請減半數皆

明宗立下詔

暴謙罪斬于洛陽市

北夢瑣言明宗卽位誅租庸使孔
謙等孔謙者魏州孔目莊宗圖霸

以供饋兵食謙有力焉旣爲租庸使曲事嬖倖奪
宰和權專以聚斂爲意剝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籍沒

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五代史孟鵠魏

州人莊宗初定魏博選幹吏以計兵賦以鵠為度支孔
目官明宗時為邢洛節度使每曲意承迎明宗甚德之
及孔謙專典軍賦徵督苛急明宗嘗切齒及即位鵠自
租庸勾官擢為客省副使樞密承旨遷三司副使出為
相州刺史會范延光再遷樞密乃徵鵠為三司使初鵠
有計畫之能及專掌邦賦操制依違名譽頓減期年發
疾求外任仍授許州節度使謝恩退帝目送之顧謂侍
臣曰孟鵠掌三司幾年得至方鎮范延光奏曰鵠于同
光世已為三司勾官天成初為三司副使出刺相州入
判三司又二年帝曰鵠以幹事達至方鎮爭不勉旃鵠
又致節鉞明宗知之故以此言譏之到任未周歲卒贈
太傅王見聞錄王蜀有長鬚長老自言是宰相孔
謙子莫知誰何不剃髮鬚皓然垂腹擁百餘衆自江湖
入蜀所在吐俗瞻駭儀表爭相騰踐而禮其足凡所經
由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測至蜀螺鈹迎焉先謁
樞密使宋光嗣因問曰師何不剃鬚答曰削髮除煩惱
畱鬚表丈夫宋大恚曰吾無鬚豈是老婆耶遂揖出俟

剃卻髭即引朝見僧徒既多旬日盤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衆恥其失節悉各散亡僞蜀主問曰遠聞師有長髭之號何得如是對曰臣在江湖嘗聞陛下已證須陀洹果是以和髭而來今見陛下將證阿那含果是以剃髭而見少主初不喻首肯之及近臣解釋大爲歡笑後住持靜亂寺數爲大衆論訟有上足以不謹獲罪伶人臧柯曲深慕空門而不知其中猥細謂是清靜捨俗落髮謹事瓶鉢漸見穢濫詎詈而出以袈裟掛于寺門曰吾比厭俗塵投身清潔之地以滌其業障今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能爲遂復歸于樂籍蜀人謂師曰一事俱無折御長髭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卽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

五代史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

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器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

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厯泰寧雄武軍節度使

廢帝以爲吏部尙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

五代史末

帝卽位授禮部尙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辭曰臣濫承雨露擢處鈞衡兼叨選部之銜仍掌計司之重況中省文章之地洪鑑陶鑄之門臣自揣量何以當處是以繼陳章表疊貢情誠乞請睿思免貽朝論豈謂御批累降聖旨不移決以此官委臣非器所以強收涕泗勉過怔忡重思事上之門細料盡忠之路竊以位高則危至寵極則謗生君臣莫保于初終分義難防于毀譽臣若保茲重任忘彼至公徇情而以免是非偷安而以固富貴則內欺心腑外負聖朝何以報君父之大恩望子孫之延慶臣若但行王道唯守國章任

人必取富才決事須依正理確違形勢堅塞倖門則可
以振舉宏綱彌縫大化助陛下含容之澤彰國家至理
之風然而讒邪者必起憾詞憎嫉者寧無謗議或慮至
尊未悉羣謗難明不更拔本尋源便俟甘暇受玷臣心
可忍臣恥可消只恐山林草澤之人稱量聖制冠履軒
裳之士輕慢朝廷臣又以國計一司掌其經費利權二
務職在摭收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
勁士又藉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若使罄山採木竭
澤求魚則地官之教化不行國本之傷殘益甚取怨黔
首是黷皇風況諸道所徵賦租雖多數額時逢水旱或
遇蟲霜其間則有減無添所在又申逃係欠乃至軍儲
官俸常汲汲于供須夏稅秋租每懸懸于繼續況今內
外倉庫多是罄空遠近生民或聞饑歉伏見朝廷尚添
軍額更益師徒非時之博糴難爲異日之區分轉大竊
慮年支有闕國計可憂望陛下節例外之破除放諸項
以儉省不添冗食且止新兵務急去繁以寬經費減奢
從儉漸俟豐盈則屈者知恩叛者從化弭兵有日富俗
可期臣又聞治民尚清爲政務易易則煩苛並去清則
偏黨無施若擇其良牧委任正人則境內蒸黎必獲蘇
息官中倉庫亦絕侵欺伏望誠見在之處官無乖撫俗

擇將來之治事更審求賢儻一一得人則農無所苦人
人致理則國復何憂但奉公善政者不惜重酬昧理無
功者勿頒厚俸益彰有道兼絕徇情伏望陛下念臣布
露之前言閔臣驚憂于後患察臣愚直杜彼讒邪臣卽
但副天心不防人口庶幾萬一仰答聖明末帝優詔答
之召于便殿謂之曰卿所論奏深中時病形之切言頗
救朕失國計事重日得商量無勞過慮也延朗不得已而承命
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
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恨晉兵起廢
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
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
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五代史延朗有心計善理繁
劇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
不欲令有積聚係官財貨畱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晉
高祖深銜其事及晉陽起兵末帝議親征然亦採浮論
不能果決延朗獨排衆議請末帝北行識者韙之晉高
祖入洛送臺獄以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

追悔焉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

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五代

史李嚴幽州人本名讓坤初仕燕爲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有口辯多遊藝以功名自許同光三年

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

之皆悚動

五代史同光中爲客省使奉使于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者之禮因于笏記中具述莊宗

興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汝水縛王彥章于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嚴復聲韻清亮蜀人聞之愕然

鑑戒錄李嚴於王蜀所製笏記云嚴等言伏自朱溫肆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於西秦一旦逼遷於東洛誅

殘南北焚焚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僞令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

憤朱溫崔允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燃竭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

衆交鋒慮久困於生靈乃選挑其死士纔過汶水縛王
彥章於馬前旋及樊門斬朱友貞於樓上劍霜未匣槍
雪猶輝段凝統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鼎知一人應運
引頸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只勞於八
日救塗炭遂定於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今則秦庭
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天之禮甫
安宇宙便息干戈未盡梟兇方議除翦豈謂大蜀皇帝
柔懷遠邇居安慮危嘉我帝祚中興羣妖悉滅特遣蘇
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
厚禮則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於天顏戰汗不
任於地踟行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
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
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
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
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

荆湖吳越脩貢賦効珍奇願自比于列郡者至無虛月
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
光嗣曰荆湖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嫺親也其
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可無慮
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
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
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
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
對愈益奇之

五代史時蜀僞樞密使宋光嗣召嚴曲宴因以近事訊于嚴嚴對曰吾皇前年四月

卽位于鄴宮當月下鄆州十月四日親統萬騎破賊中都乘勝鼓行遂誅汴孽僞梁尙有兵三十萬謀臣猛將

解甲倒戈西盡甘涼東漸海外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
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國本朝舊臣
岐下先皇元老遣子入侍述職稱藩淮海之君卑辭厚
貢湖湘荆楚抗越甌閩異貨奇珍珍府無虛月吾皇以德
懷來以威款附順則涵之以恩澤逆則問之以干戈四
海車書大同非晚光嗣曰余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
嫺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專謀跋扈大不足信也似聞
契丹部族近日稍強大國可無慮乎嚴曰子言契丹之
強盛孰若偽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
蝨耳以其無害不足爬搔吾良將勁兵布天下彼不勞
一郡之兵一枝之衆則懸首橐街盡爲奴虜但以天生
四夷當置度外不在九州之內未欲窮兵黷武也光嗣
聞辯對畏而奇之冊府元龜後唐李嚴爲客省使同
光初僞蜀王衍使人致書其詞甚抗莊宗遣報聘且市
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予衍沖弱無識軍國之事外
則仗王宗弼內委宋光嗣景潤澄及嚴至光嗣等曲宴
府第因問近事嚴曰吾皇卽位鄴宮之歲夏取汶陽冬
誅汴孽朱氏兵號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甘
涼東漸渤海南踰閩浙北極幽陵牧伯侯王先朝元老皆
家財入貢府實上供吳主有唐舊臣岐王先朝元老皆

遣子入侍述職稱臣湖湘荆楚杭越閩閩異貨奇珍府
無虛月諒由以德懷來以威款伏順則祖之以恩澤逆
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宋光嗣曰荆楚則
僕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嫻好洞見其心反覆多端
專欲踞人于鑪炭大國不足信也似聞契丹之族近日
強甚大國得毋備乎嚴曰公以為虜之勝負孰若偽梁
曰比梁為劣嚴曰吾皇之視北虜如蚤虱耳以其為患
不足把搔况良將勁兵布列天下彼不勞一郡之兵一
校之力則懸首橐街盡為奴虜但天生四夷終非是
大患不欲窮兵黷武故也光嗣聞嚴辨對畏而奇之是

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

具言可取之狀

通鑑考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
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

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
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己未朔遣彬
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
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笏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
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於蜀皇復禮遠酬於
厚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

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已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鐸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于是決議伐蜀幸蜀記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珠玩錦繡衍冬魏不許以爲落草莊宗怒曰衍豈免落草乎王繼岌西伐五代史纂誤今按王衍世家云乾德六年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主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行騎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主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

改元曰咸康十月幸秦州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又十
國年譜云莊宗同光二年甲申歲卽王衍乾德六年而
同光三年乙酉歲卽王衍咸康元年仍注云是歲蜀亡
蓋嚴以二年使蜀次年西伐今嚴傳乃云同光三年使
蜀是冬魏王西伐顯誤一年矣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

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
嚴來卽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

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

五代史纂誤今按成都唐初雖嘗有益州之名尋卽

改爲蜀郡自後遂升爲府亦嘗建爲南京後復爲府卽
不復有益州之稱唐末王建旣得蜀大順二年十月唐
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其後建遂以蜀王僭號開國
衍旣破亡而莊宗命孟知祥西來亦爲成都尹劔南西
川節度副大使守蜀然則成都自唐末厯五代不復謂
之益州况此正古蜀郡成都之地而古益州實不在此
今遂呼爲益行見嚴以妻母爲託卽日以蜀降嚴還明
州恐未可也

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

五代史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使還具

奏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李司空先來余卽舉城納款衆咸以討蜀之謀始于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于母前以母妻爲託卽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蜀平班師會明宗卽位遷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其後孟知祥倔彊于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

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管嚴二十而釋之知祥
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
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耶公意自欲來耶
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
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
也知祥由此遂反五代史長興初安重誨謀欲控制兩
川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庶効方
略孟知祥覺之旣至執而害之贈太保嚴之母賢明婦
人初嚴將赴蜀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死
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旣而果如其言通鑑孟知祥禮
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行歸
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
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
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過也遂揖下斬之續錦里耆
舊傳天成二年二月己亥川主斬兩川監軍使李嚴時

明宗篡位川主以前朝懿戚心不自安至是內客省李嚴承樞密使安重誨密旨貯圖謀之意添鄰部網羅于兩川乃斬之聞奏自是方思割據厲兵秣馬與東川董相公璋論秦晉之親結唇齒之約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

客省使左衛大將軍

五代史李仁矩本明宗在藩鎮時客將也明宗卽位錄其趨走之勞

擢居內職復爲安重誨所庇故數年之間遷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

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

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于

傳舍與娼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

鞞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

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

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

五代史天

使東川董璋張筵以召之仁矩貪于館舍與娼妓酣飲

日既中而不至大為璋所詬辱自是深銜之

言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授東川將有跋扈之心於時

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仁矩比節使下小校驟居

內職性好狎邪元戎張筵以疾辭不至乃與營妓曲宴

璋聞甚怒索馬詣館遽欲害之仁矩鄉足端簡迎門璋

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兵並由仁矩還言璋必反仁

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

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

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

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

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

承旨李虔微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

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

五代史長興初璋既跋扈于東川重

誨奏以仁矩爲閬州節度使俾伺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爲不可仁矩至鎮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由仁矩也咸乂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

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

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驅之出戰

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五代史長興元年冬十月

璋自率充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

以守之儻旬浹之聞大軍東至卽賊必退仁矩曰蜀兵
懦安能當我精甲卽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旣而
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爲璋所害續錦里耆舊傳長興
元年秋九月丙辰收下閬州勝曰昨者兩川以朝廷自
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譏賊之間言致諸侯之離德始則
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覘窺謂于果聞之
間便是控臨之地妄與謀畫濫置節旄及奸計之遂心
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禍階自爲成
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摧克連興縱虎之師
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公來
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兩川大軍四面圍裏
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斫到李仁矩首級并
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使費
暉等訖餘城下見機來投並不使都頭已下便與賞給
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並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殺戮
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克斬首同惡就
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喜氣
山橫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州只
期反掌之間便
侯克敵之捷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爲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

遠爲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

晉以功爲貝州刺史

五代史毛璋本滄州小校梁將戴思遠帥滄州時莊宗已定魏博思

遠勢蹙棄州遁去璋據城歸莊宗歷貝州遼州刺史王堂閒話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劒而寢夜分其劒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劒祝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劒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畱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璋爲人有膽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竟帥滄州

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

州節度使在鎮多爲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

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

五代史璋

性克悖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繼岌自西州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掠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旣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騎僭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奉詔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偃俛承命又邊蔚字得昇長安人父操華州下邽令累贈太子少師蔚幼孤篤學有鄉里譽從交辟歷晉陝華三府從事唐莊宗之伐蜀大軍出于華下時屬華方闕帥蔚爲記室詔令權領軍府事供億軍儲甚有幹濟之稱及明宗入洛遣李冲齋詔于關右盡誅閹官冲性深刻而華人有爲閹官所累者冲欲盡戮之蔚以理救護免者甚衆毛璋之鎮邠寧奏爲廉判時璋爲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蔚因乘間極言諭以逆順之理璋卽時遣其子入貢朝廷以蔚有贊畫之效賜以金紫改許州戎判晉天福初自涇州戎幕徵拜虞部員外郎監鐵判官歷開封廣晉少尹晉少帝嗣位拜左散騎常侍判廣晉府事轉工禮二部侍郎再知開封府事開運初出爲亳州防禦使爲政清肅亳民感之歲餘入爲戶部侍郎漢初拜御史中丞轉兵

部侍郎太祖受命復知開封府事遷太常卿後以足疾
辭位顯德二年冬卒于家時年七十一子玘珣俱仕皇
朝爲省郎璋累厯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既
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爲王
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
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
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
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
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
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
獄延祚多措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旣

出而責賂于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
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
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
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
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
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五代史洎至潞
州任妄不校每
擁川妓于山亭院服赭黃縱酒令爲王衍在蜀之戲事
聞于朝徵爲金吾上將軍其年秋東川節度使董璋上
言毛璋男延贊齋父書往西川慮有陰事因追延贊及
同行人趙延祚與璋俱下御史臺獄延贊乃璋之假姪
稱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
延祚在獄多言璋陰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及免延祚
徵其賂璋拒而不與以至延祚詣臺訴璋翻覆復下御
史臺訊鞠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

之故復加織羅故稍佑璋及款狀上聞或云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執之移與軍巡璋具狀會許延祚賂未與又云會借馬與夢奇別無行賂之事朝廷懲其宿惡長流儒州賜死于路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唐臣傳第十五

朱宏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

五代史朱宏昭

太原人也祖玟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事明宗在
藩方爲典客天成元年爲文思使歷東川副使二年餘
除左衛大將軍充內客省使三年轉宣徽南院使明宗
親祀南郊宏昭爲大內畱守加檢校太傅出鎮鳳翔
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
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宏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
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宏昭厚已酒酣具言蒙
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宏昭卽奏言重誨
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
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
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宏昭爲人
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

五代史會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馬首請館于府

署妻子羅拜捧卮爲壽宏昭密遣人謂敬瑭曰安公親

來勞軍觀其舉措孟浪儻令得至恐士心迎合則不戰

而自潰也可速拒之必不敢前則師徒萬全也敬瑭聞

其言大懼卽日燒營遁還重誨聞之不敢西行因返旆

東還復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及重誨得罪其年宏昭

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長興三年十二

月代康義誠爲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

襄州節度使

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

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

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

五代史四年秦王從榮爲元帥屢宣惡言執政大臣皆

懼謀出避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

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乃以宏

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

昭及馮贊代延壽延光宏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宏昭惶恐乃視事馮贊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閹者贊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贊爲進奏官明宗卽位爲客省使宣徽北

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

冊府元龜長興元年十月北京畱守馮贊

謝恩賜母衣服銀器初贊父在太原潛龍第爲家老母出入第中恩意頗厚贊自宣徽使居守晉陽將之任贊母辭于宮中帝謂贊母曰吾輩老矣贊昨來總角兒走吾前今日便得氣力吾頃在太原爲偏將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敢懷望將帥今贊爲畱守節度使耳姥更宜內訓撫我鄉里生民是日錫以金綰及至任每因中使往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卽慰問之

用事宏昭及贊並掌機務于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

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功

五代史未幾趙延壽出鎮汴州召宏昭于襄陽代為

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十月范延光出鎮常山以三司使馮資與宏昭對掌樞務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

王問帝即位宏昭以為由已得立故于庶事高下在心

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

中陳又為人險詐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

兩人皆輒敗死宏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

謀

五代史陳又薊門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于

浮陽轉徙于大梁梁將張漢傑延于私邸表授太子舍人莊宗平梁郭崇韜遙領常山召居賓榻崇韜使魏

王繼友伐蜀署為招討判官崇韜死明宗即位隨任園

歸闕薦之于朝除膳部員外郎知制誥累遷中書舍

人又性陰僻寡與人合不為當路所與尋移左散騎常

侍由是忿以成疾踰月而卒又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

為判官日人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

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然又性孤執尤廉于財長與中嘗自舍人銜命冊晉國公主石氏于太原晉高祖善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于父宜陳一謳頌以稱晉高祖之美可邀其厚賄耳父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爲也聞者嘉之晉高祖卽位贈禮部尚書是時宏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畱漢

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宏昭贊乃議徙成

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畱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

從珂代敬瑭三人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

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五代史及赦後覃恩

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致其釁隙以致禍敗從珂兵已東愍帝大

懼遣人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

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
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宏昭入見甚急宏昭
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
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三
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卽位贈宏昭尙書
令贊中書令五代史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
宏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宏昭第曰急
召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
受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劍大哭至後庭欲自裁家人力
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安從進
既殺馮贊斷宏昭首俱傳于陝州及漢高祖卽位贈尙
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于鳳翔與共事者五

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

五代史李專美字翊商京兆萬年人

也曾祖隨光祿卿祖正範尚書庫部郎中專美少篤學又以其父樞唐昭宗時常應進士舉爲覆試所落不許再入專美以專美愧之由是不遊文場僞梁貞明中河南尹張全義以專美名族之後奏爲陸渾尉秩滿改舞陽令專美性廉謹大著政聲後唐天成中安邑權鹽使李肅辟爲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曾召肅謀于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刺卻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爲嗣主由是愈重焉末帝畱守長安奏爲從事及移鎮鳳翔遷爲記室末帝卽位除尚書庫部郎中賜金紫充樞密院直學士初末帝起自鳳翔大許諸軍厚賞泊至洛陽閣內庫金帛不過二三萬尋又配率京城戶民雖行捶楚亦所獲無幾末帝憂之會專美宿于禁中末帝召而讓之曰卿士人子弟常言有才術今致我至此不能度運以濟時事畱才術何施也專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臣才力驚劣屬當興運陛下猥垂錄任無以裨益聖朝然府藏空竭軍賞不給非臣之罪也臣思明宗棄代之際是時府庫濫賞已竭繼以鄂

王臨朝紀綱大壞縱有無限之財賦不能滿騎軍谿壑之心所以陛下孤立岐陽而得天下臣以爲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須刑政立于上恥格行于下賞當功罰當罪則近于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賞無賴之軍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今宜取見在財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而希苟悅末帝然之及其行賞雖不愜于軍士然洛陽戶民獲免鞭笞之苦由專美之數揚也尋轉給事中明年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未幾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守祕書監充宣徽北院使高祖入洛以例除名三年復授衛尉少卿繼遷鴻臚大理卿開運中以病卒時年六十二專美之遠祖本出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軒冕爲貴雖布衣徒步視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雜他姓欲聘其族厚贈金帛始許焉唐太宗曾降詔以戒其弊風終莫能改其間有未達者必曰姓崔盧李鄭了餘復何求耶其達者則邈在天表復若千里人罕造其門浮薄自大皆此類也唯專美未嘗以氏族形于口吻見寒素士大夫恒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專美職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與學士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因以所夢告崧

且言某非德非勳安可久居此位處吾子之首乎因懇
求他官尋移宣徽使崧深德之及高祖臨朝崧爲樞密
使與桑維翰同列維翰與專美亦有舊乃協力以奏之
遂復朝序位至九卿專美曾使閩中遇風水漂至兩浙
踰歲無恙而還至是善終人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嵩
以爲神道福謙之所至也
史房嵩京兆長安人也少爲唐宰臣崔魏公家臣後因
亂客于蒲州天成中唐末帝出鎮河中嵩于路左迎謁
求事軍門末帝愛之使治賓客及末帝登極歷南北院
宣徽使尋與趙延壽同爲樞密使時薛文遇劉延朗之
徒居中用事嵩雖處密地其聽用之言十不得三四但
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朝廷有大事嵩與端明學士等
環坐會議多于衆中俛首而睡其避事也如此高祖卽
位以嵩濡足閭朝不專予奪故特恩厚之命爲左驍衛
大將軍畱西京開運而延朗爲孔目官五代史劉延朗
元年春卒于洛陽而延朗爲孔目官宋州虞城人也
末帝鎮河中時爲鄆城馬步都虞候初愍帝卽位徙廢
後納爲腹心及鎮鳳翔署爲孔目吏初愍帝卽位徙廢
帝爲北京畱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

帝疑惑召昭允等計議昭允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嵩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嵩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嵩使濛問于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嵩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是甚懼使嵩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于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宏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

肉將問罪于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曷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卽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曷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曷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旣立以昭允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曷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以昭允曷爲樞密使延朗

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

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

議而昭允勗及延朗掌機密五代史末帝將圖起義爲捍禦之備延朗計公私栗

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末帝甚賞之清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

樞密使累官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

至檢校太傅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五代史纂誤今按唐愍帝及晉高祖漢高祖紀王宏贊朱

宏昭傳其高祖人朝事始因應順元年正月孟漢瓊自魏來還朝遂徙范延先自成德鎮魏石敬瑭自河東

往成德而徙潞王從珂自鳳翔往河東二月從珂反三月戊辰愍帝出如衛州遂與敬瑭相遇于衛州之東是

時敬瑭已自稱成德軍節度使則是受命移鎮後入朝邂逅與愍帝相遇也既而敬瑭盡殺愍帝從者雷之衛

州而身自入朝適會廢帝入洛卽位而雷駐耳非而心爲廢帝既入立不得已而來朝此甚非其實也

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
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畱京師昭允專美曰
敬瑭與趙延壽皆尙唐公主不可獨畱乃復授高祖河
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
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
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于是帝
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
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與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允爲皇城副使
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

高祖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
白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
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
民冢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
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
而司天趙延義

五代史纂誤今按雜傳乃是趙延義也

亦言天象失度宜

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
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
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
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

卿其是邪乃令~~史~~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允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

五代史纂誤今按廢帝紀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學士馬允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晉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卽清泰三年也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今若以廢帝紀言之則馬允孫以三月丙午爲相而敬瑭繼反至五月乃命張敬達討之則敬瑭反後允孫尙爲學士草答詔三說參攷互不相合是必有誤者矣

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

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鬻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鬻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

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

五代史時房嵩爲樞密使但高枕閒眠啓奏除

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郡牧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

諸將屢有怨訕未帝不能察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

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

兵所殺晉高祖聞嵩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

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

帝以昭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

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五代史及晉高祖入洛延朗將竄于

南山與從者數輩過其私第指而嘆曰我有錢三十萬貫聚于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其愚暗如此尋捕而殺之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

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
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
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
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
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厯應嵐二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護皆有善政
五代史康思立晉陽人也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
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解圍於上黨敗梁人于柏
鄉及平薊兵後戰于河上皆有功累承制加檢校戶部
尚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卽位進改軍師賜忠勇拱衛
功臣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天成元年授應州刺史尋移
嵐州充北面諸蕃部族都監三年遷宿州團練使四年

領昭武軍節度利巴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改賜耀忠
保節功臣長興初朝廷舉兵討東川董璋詔監西面行
營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從珂反于鳳翔愍帝遣王思同
二年移鎮陝州

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
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
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
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
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于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
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
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
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

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

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五代史清泰初改授

邢臺累官至檢校太傅封會稽郡開國侯二年入為右

神武統軍三年充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是歲閏十

一月卒于軍年六十三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

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始以應州所生之地授

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末帝以其年高徵

居環衛及出幸懷州以北師不利乃命思立統駕下騎

軍赴團柏谷以益軍勢俄而楊光遠以大

軍降于太原思立因憤激疾作而卒焉

贈太子少傅五代史晉高祖即位追其宿

舊為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

時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

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五代史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

事武皇從莊宗入魏博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同光末從明宗討鄴城軍亂迫明宗為主明宗不然義誠進曰主上不慮社稷危不思戰士勞苦荒耽禽色溺于酒樂今從衆則有歸守節則將死明宗納其言由是委之明宗卽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

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

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明宗卽位加檢校司空領富州刺史總突騎如故尋轉

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明宗幸汴平朱守殷改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車駕歸洛授侍衛馬

步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末加同平章事太

平廣記後唐長興中侍衛使康義誠嘗軍中差人于大

宅充院子亦曾小有笞責忽一日憐其老而詰其姓氏

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遂相持而

泣問者莫

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

不驚異

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
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宏昭馮
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
津橋宏昭等人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
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宏實以兵擊從榮從榮
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
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贇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
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宏實有
隙愍帝卽位宏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

五代史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氣焰燠灼大臣皆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真誠及朱宏昭馮贊等懼禍謀于義誠但云僕爲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旣誅明宗晏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宏昭等曰朕新卽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于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宏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尙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

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四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宏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耶義誠怒曰如此言宏實反矣宏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于前帝不能決遂斬宏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五代史未幾鳳

翔變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蓋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于潞王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議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苞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奸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

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
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
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
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
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
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宏肇爲都指揮使與宰
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宏肇尤專任以至于亡語曰涓
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
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

太平

治跡統類上願謂近臣曰晉漢以來
衛士不下數百萬然可用者極寬

今方鎮名存而實

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
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
重哉親軍之號始于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
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
司矣石林燕語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
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
使而自將之蓋于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爲私兵至後唐
明宗遂改爲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爲馬步軍都指揮使
秦王從榮以河南尹爲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
始也及從榮以六軍反入宮義誠顧望不出兵而侍衛
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實擊敗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
于周世宗是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
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
置都點檢位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于國史
歐陽文忠公爲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始蓋攷之未詳也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卽位拜澄州

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

州節度使

五代史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幼以騎射事明宗累遷至列校明宗踐阼領澄州刺史

河陽馬步都將從王晏球討王都于定州平之領壽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

安重誨矯詔

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

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

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

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

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福會

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

東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
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
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
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
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鞵等來獻明宗曰吾
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
諸戎取所虜男女千餘人五代史屬河中指揮使楊彥
指揮使充河中副招討使將兵討平之無幾党項劫迴
鶻入朝使詔彥稠屯朔方就討党項之叛命者搜索盜
賊盡獲迴鶻所貢駒馬寶玉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
度使遣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人
遣復鄉里受詔與延州節度使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
進攻夏州累月不克兵罷歸鎮

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原注彥稠與思同俱已敗走時愍帝猶在唐未亡二人走歸國于節未虧異于元行欽之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直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于死事五代史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爲副招討使禁軍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爲軍士所擒而獻之時末帝已至華州令拘于獄誅之漢高祖卽位與王思同並制贈侍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